



## 尋阮玲玉墓

周待清

「……憑君莫問人間世；——  
君不見星沉玉化煙！」

——舊作玉碎行——

民國二十四年廢歷重陽後三日。

走進北四川路一家花房，預備給死去的藝人找一點芬香的禮物。結果，揀了一枚黃紫相間的花圈，是一種嫩紅的籐纏紮而成的，我叫不出那籐和花的名字。

黃色車沿西寶山路進發，風吹在身上，風吹在心上。秋風，好像是有知覺的，牠要吹得你的心，跳也不能跳。

路很長，愈走愈冷落。偶而遇見幾個外國人騎着馬緩轡而過，人和馬都沒有聲息，很寂寞。小溪旁，幾個青年男女在釣魚。所用的釣竿很考究，攪得同他們的頭髮一樣亮。路旁停着他們的汽車，汽車夫拿着一根鐵絲，等候着串起他們釣得的魚。他們的神情都很高雅，連汽車夫也頗有「不俗」之概。

燦層路的盡頭，一道圍牆，兩扇鐵門，牌坊樓的門樓，嵌上「聯義山莊」四個字的匾額；——到了。

「您找誰？」門口一位高個子北方警察，攔住我發問，很客氣。

找誰？這使我很難答復。誰會跑到墳園裏來找朋友呢？這問話的太幽點了。但我不在意，也很客氣的說：

「我，不找誰，一件事同你商量一下。」

「唔！」

「我想上這裏一座墳上去看一下，——阮玲玉的。」

「對不起！這裏閒人不好進去。而且阮玲玉的墳上，也沒有什麼好看。」

想不到來了還有這一次障礙。要是去訪問什麼名人或官吏，經過了門上人的拒絕，當然只好回去。但此時我并不灰心，於是開始撒謊。

我說我是從北平遠遠跑來的。早想到阮女士墳上看看，如果這次是空跑，下次再來很不容易。另外還說了許多借光勞駕之類的話，結果，終於取得允許了。在警察指揮下，一位工人領我進去。

朝內走，筆直一條水門汀的路。二十丈以後，向左一轉。前後左右，都是白石的墓碑。每塊墓碑之下，都是永遠休息了的人。夜台的魂魄，與我們的藝人為鄰，死而何幸！

「就是這裏，先生！」引路工人的聲音。

「就是這裏，先生！」引路工人的重複的聲音

橫不到八尺，直不到一丈，鋪着將萎死的草皮，圍着快斷斷的鐵絲。是如此的狹隘而荒寒的一塊

地；這就是我們一代藝人的「傷城」麼？這是她在社會上最後的獲得麼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我的眼睛同耳朵。

「先生！就是這裏。」我的眼睛同耳朵不准我不相信。

擺上花圈，沒有鞠躬，沒有祝禱；讓如雨的淚，代替了我的動作和言語。

鐵絲欄旁邊，豎立兩塊小木牌。一塊寫着「唐阮玲玉」，一塊寫着「此墳建築尙待計劃」。

在阮玲玉上面加上一個「唐」字我不知道在法律上有什麼根據。我不知道人間的清議何在，為什麼容許一個喪心而無恥的這樣放肆？「此墳建築尙待計劃」，這八個字不知是要欺騙像我這類無名的吊客；還是要欺騙那地下呼冤的死者？

這兩塊牌子，不在我們的手裏拔去。「阮玲玉墓」，不在我們的手裏新建起來；這是凡看過戀愛與義務故都春夢的人們的恥辱，這是中國藝術史上的污點。

我此時的心境，誠如魯迅所言：「夾雜着憤怒和悲哀」。有人要說，這是不值得的吧？看哪：那工人也不在向着我笑麼？

像一匹百傷的野豹，垂着頭走出兩扇鐵門。工人送我上車，掏出兩隻銀角放在他手裏。

「謝謝你，先生！有空請再來！」

再來？也許有那麼一天吧！但願不再看見那兩塊木牌，而有一座全國公建的紀念藝人的華表。讓自然近於夢想。但，如果我們還有所謂藝術，還有所謂文化；這夢想不會終於幻滅的。（文責自負）

十，二五。膠城追寫